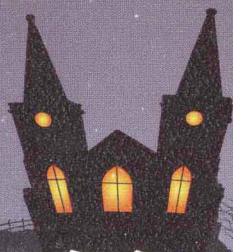


· 类型文学经典译丛 ·



著——〔加拿大〕露易丝·佩妮

Louise Penny

译——熊为源 校译——唐江

凶屋的诅咒

The Cruellest Month

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CRIME SCEN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类型文学经典译丛 ·

凶屋的诅咒

The Cruellest Month

著——〔加拿大〕露易丝·佩妮

Louise Penny

译——熊为源 校译——唐江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屋的诅咒/(加)佩妮著;熊为源译;唐江校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6

ISBN 978-7-5321-4719-9

I. ①凶… II. ①佩… ②熊… ③唐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加拿大-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6080 号

THE CRUELEST MONTH

by LOUISE PENNY

Copyright: © 2007 BY LOUISE PENN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ESA CHRIS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1-300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凶屋的诅咒

[加] 露易丝·佩妮 著

熊为源 译

唐 江 校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13,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19-9/I · 3681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克莱拉·莫罗跪在芬芳湿润的草丛里，一边仔细地将复活节彩蛋藏好，一边琢磨着晚饭后去召唤亡灵的事。她用手捋掉脸上的一绺头发，结果把少许草叶、泥巴和某种或许并非泥巴的褐色东西，弄进了乱蓬蓬的头发里。周围的村民们提着装满复活节彩蛋的篮子闲逛着，都想寻个好地方把彩蛋藏起来。露丝·萨多坐在草丛中的长凳上，把手里的彩蛋到处乱扔，不过有时，她会猛然击中某人的后背、脑袋或屁股。克莱拉心想，她年纪这么大，又这么疯疯癫癫的，还能瞄得这样准，够让人狼狈的。

“你今晚去吗？”克莱拉问，她想分散老诗人的注意力，不让她瞄准贝利沃先生。“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活人就已经够受了，我何必把死人叫回来？”

说完，她狠狠砸中贝利沃先生的后脑勺。幸好这个村庄杂货店老板戴着布帽子，同样幸运的是，他跟坐在板凳上的这位身材瘦削、白发苍苍的诗人交情甚笃。露丝暗暗选定自己打击的对象，那些人都是平日对她关照有加的。

一般说来,被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彩蛋打中,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这些彩蛋可不是巧克力做的。这样的错误,他们只犯过一次。

几年前,三松镇决定在复活节那天举行“寻蛋”活动,大伙都乐坏了。村民们在奥利维的酒馆碰头,坐在摆着酒水和布里干酪的桌边,分发巧克力蛋,由各人在第二天将蛋藏起来。嫉妒的大人们不时发出叹息。如果他们还是孩子,该有多好啊。不过欣赏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,也能带来不小的乐趣。不过孩子们很可能压根儿找不到这些蛋,尤其是藏在奥利维的酒馆后面的那些。

“这可真漂亮!”加布里拿起一小块雕刻精美的鹅型杏仁软糖,然后把鹅头咬了下来。

加布里的同伴奥利维把剩下的那块鹅身子一把夺过,说道,“加布里!这可是给孩子们吃的!”

“你只是想留着给自己吧。”加布里转过身去,向莫娜咕哝道,有意让周围人听到自己的话。“想得倒美!男同性恋居然给孩子们送巧克力。我们得向道德多数派^①检举这件事。”

皮肤白皙、性格羞怯的奥利维猛地涨红了脸。

莫娜笑了。她本人看上去就像巨大的复活节彩蛋:黑皮肤,圆鼓鼓的身材,裹着紫红两色的鲜艳束腰长袍。

村民们大多都在酒馆里,他们聚在用抛光原木装饰一新的酒吧台前,有些则懒洋洋地坐在酒吧里分散各处的舒适沙发椅上。奥利维的酒馆也是一家古董店,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能出售,到处挂着不起眼的价格标签。甚至在加布里觉得自己没有博得众人重视,或者喝彩不够热烈时,也会给自己挂上一枚价格标签。

早春四月,炉火在打开的炉格里熊熊燃烧,噼啪作响,暖光倾泻在宽幅的松木地板上。由于长年累月及阳光的照射,地板呈现出斑驳的琥珀色。服务员们在洒满日光的店里自如地穿梭,供应酒水和巴伯先生农场

① 由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组成的政治宗教团体。

出品的、质地黏软的布里干酪。这家小酒馆就在这个魁北克村落的正中心，矗立在绿地旁边。紧靠着酒馆两旁的是商铺。四周则由破旧的砖瓦墙环绕着。依次排列的是贝利沃先生的杂货铺，萨拉家的面包店，小酒馆，挨着酒馆的就是莫娜家的书店，店里既卖新书，也卖旧书。从每个人记事起，这三棵松树就像找到归宿的智者一般，伫立在绿地尽头。村外，土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，蜿蜒曲折地通向山林。

不过三松镇是个被人遗忘了的村子。时光流逝，人们有时会想起它，但一切只是暂时的，村子从来不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几百年来，这个村子都躲在崎岖的加拿大山峦的掌心，与世隔绝，很少有人能找到它。有时候，疲惫的旅行者来到山的顶部俯瞰山脚，会看到一排令人感到温馨的老房子排成环状，迎接他的到来，犹如香格里拉。有些老屋是殖民者用粗石砌成，饱经风雨，殖民者们预先清空了这片土地，原先这里尽是盘根错节的树木和碎石。其他老屋是用红砖砌就，由急于寻求庇护的联合帝国保皇党^①建造而成。另一些房屋有着魁北克建筑特有的倾斜金属屋顶，紧密的山墙及宽敞的阳台。房屋的尽头就是奥利维的酒馆了，酒馆提供牛奶咖啡，刚烘焙的羊角面包，供人们聊天，交友。一旦发现了三松镇，你永远都忘不了它，但只有迷路的人才会发现这个村子。

莫娜看着她的朋友克莱拉·莫罗，莫罗正在吐舌头，莫娜也跟着吐吐舌头。克莱拉翻了翻眼睛，莫娜也跟着翻了翻眼睛，她来到壁炉对面的沙发跟前，坐在克莱拉·莫罗的身旁。

“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，你们没再把花园的覆盖层熏黑吧？”

“这次没有，”克莱拉笑着说，“你鼻子上有东西。”

莫娜摸摸自己的鼻子，端详着从上面拿下来的东西，说道，“嗯，可能是巧克力，也可能是香肠皮。只有一个办法能弄清楚。”

说完便把那东西丢进自己嘴里。

“上帝啊！”克莱拉吃了一惊。“瞧你，知道自己为何还是单身吗？”

① 1776年，魁北克南部的多个殖民地宣布独立，成立美国，大量效忠王权的人避居加拿大。

“我可不在乎。”莫娜微笑着说，“我不需要让男人把我变得完整。”

“噢？真的吗？那拉乌尔呢？”

“啊，拉乌尔！”莫娜用梦幻般的口吻说，“他很可爱。”

“他就像小熊软糖一样可爱。”克莱拉同意道。

“他让我变得完整。”莫娜说道，“而且还不止如此。”莫娜边说边随意地拍自己的肚子，肚子像她一样又大又圆。

“看这个。”一阵响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。

露丝·萨多手里拿着一个巧克力兔子站在酒馆中央，好像拿着个手榴弹似的。这块巧克力兔子是用浓郁的黑巧克力做的，它的耳朵警觉地直竖着，脸盘十分逼真，克莱拉觉得它的胡须可能会动起来。兔子的爪子抓着一个用牛奶巧克力做的篮子，篮子里放着一打做过装饰的糖果蛋。这个兔子太可爱了，克莱拉默默祈祷，但愿露丝别用它砸人。

“是个兔子。”老诗人喊道。

“我也经常吃兔子，”加布里对莫娜说，“吃兔子是我的爱好。”

莫娜听着笑了起来，不过马上就对自己的笑后悔了，露丝正盯着自己看呢。

“露丝，”克莱拉站起身，小心地凑过去，拿丈夫彼得的苏格兰威士忌当诱饵，“把兔子放下吧。”

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话。

“是只兔子。”露丝重复说道，好像在跟一帮反应迟钝的孩子说话。
“那它拿这些蛋做什么？”

克莱拉指着篮子里的彩蛋。

“兔子什么时候能弄到蛋了？”露丝看看那些困惑的村民们继续说到，“嘿，从来没想到吧？它从哪弄来这些蛋的。可能是从巧克力鸡那儿，这蛋一定是兔子从巧克力鸡那儿偷来的，那些鸡急着到处找自己的孩子呢。”

有趣的是，老诗人在说这话的时候，克莱拉真的想象出，巧克力鸡发疯般地四处找自己的蛋。这些被复活节兔子偷走的蛋。

说完，巧克力兔子从露丝手里掉在地板上，摔得四分五裂。

“噢，上帝！”加布里跑上去把巧克力捡起来，“这是给奥利维的呀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奥利维说，他忘了这兔子是自己买的。

“真是个奇怪的节日，”露丝像在口吐谰言，“我向来不喜欢这节日。”

“现在我也有同感了，”加布里捧着摔裂的兔子，仿佛抱着一个招人喜欢、受了伤的孩子。克莱拉不止一次地认为加布里这人太温和了，他如此魁梧，让人很容易忘记他情感细腻的一面。只有当加布里像现在这样，温柔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巧克力兔子时，旁人才会想起他的脆弱。

“我们是怎样庆祝复活节的？”老诗人问道。她从克莱拉手里抢过彼得得的苏格兰威士忌，一口喝了下去，说道：“我们玩‘寻蛋’游戏，然后吃十字面包。”

“我们也去圣多马教堂，”贝利沃先生说道。

“更多人宁愿去萨拉家的面包房也不去教堂，”露丝打断说。“他们买来面粉糕饼，糕饼上有十字架这种刑具的图案，我知道你们认为我疯了，但是我可能是这里唯一一个还理智的人。”

说完那些令人不安的话之后，她一瘸一拐地踱到门口，又转过身说：“别把巧克力蛋拿出去，让孩子们找，会出乱子的。”

她的话非常灵验，完全正确。的确有事情发生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复活节彩蛋都没了，留下的只有包装纸。起初村民们都怀疑是几个大孩子，甚至可能是露丝扰乱了这次“寻蛋”活动。

“看这个。”彼得拿着兔子巧克力剩下的碎包装盒。“牙印，还有爪印。”

“所以，是露丝干的。”加布里拿着盒子检查起来。

“看这儿。”克莱拉跑到村子的草坪上，追着被风吹起的巧克力糖纸。

“看啊，这些糖纸也被撕碎了。”

整个早晨村民们都在找复活节彩蛋的包装，打扫狼藉的地面。忙完后，大多数人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回到奥利维酒馆的壁炉旁取暖。

“说真的！”用午餐时，露丝对克莱拉和彼得说，“你们事先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？”

“我承认，这后果是挺显而易见的。”彼得笑着说，他用刀切开金黄色

的法式三明治。融化的卡门贝干酪刚好将羊角面包片加枫熏火腿肉黏在一起。在他周围,焦急的父母低声哄着自己哭闹的孩子。

“昨晚,附近的野兽一定都来光顾我们村子了。”露丝说道。她不紧不慢地旋转着苏格兰威士忌里的冰块。“狐狸,浣熊还有松鼠,都来了。”

“还有狗熊呢。”莫娜加入他们这桌,说道,“上帝啊,那些从洞穴里爬出的饥肠辘辘的狗熊,太可怕了。冬眠过后,它们一定如狼似虎。”

“想象下它们发现巧克力蛋和兔子时的一副惊讶状。”克莱拉说道,她喝了一大口用马哈鱼、鲜贝和鲜虾炖的海鲜奶油杂烩汤,撕了点长棍面包,涂了些奥利维酒馆秘制的甜奶油,“这些熊肯定奇怪,他们做梦时发生了什么奇迹。”

“这算不上什么奇迹,”露丝说着,视线离开她的琥珀色的酒和午餐,向装了竖直窗框的窗外望去。“生命中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。这是一年当中,比较怪异的时间段,头一天下雨,第二天就开始下雪了。变幻莫测,凡事都无法揣测。”

“每个季节都是不可预测的。”彼得说,“秋天刮飓风,冬天下暴雪。”

“但是你刚刚的话证明了我的观点。”露丝说,“大家都很清楚每个季节里的灾害,但是却很难道出春天的危害。最大的洪涝就发生在春天,春天会发生森林大火,要命的霜冻、暴雪和泥石流。大自然骚动不安,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”

“最美的日子也在春天啊。”克莱拉说。

“是啊,万物复苏的奇迹。我听说所有宗教都是以重生这一理念为基础,建立起来的。但是有些事情最好永远埋葬起来。”老诗人起身,把酒灌下去。“还没完呢,狗熊还会回来的。”

“如果我发现一个用巧克力做的村子,我也会回来的。”莫娜说。

克莱拉笑了,但她望着露丝,这一次露丝既没有表露出愤慨,也没有动怒,相反,克莱拉从露丝那里,察觉到某种更令人不安的东西。

恐惧。

露丝是对的,狗熊的确每个复活节都回来找巧克力蛋吃。当然,它们什么都找不到。几年后,它们放弃了,却在三松镇周围的林子里安了家。村民们很快发现,复活节里不能在林子里走得太远,更不能出现在狗熊母子之间。

克莱拉告诉自己,这只是自然现象,但是些许忧虑依然萦绕心头。这股忧虑是他们自己莫名招致的。

克莱拉回过神来,发现自己四肢着地,趴在地上。这一回,他们用的是漂亮的木头蛋,用它们来代替真正的鸡蛋,这是汉娜和罗阿尔·帕拉的主意。他俩来自捷克共和国,画蛋技艺相当高超。

整个冬天,罗阿尔都在削木头蛋,汉娜把它们拿出来,送给对画蛋感兴趣的村民。不久,东方镇^①到处都有人来拿蛋,学生们把画蛋当成是美术作业,家长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艺术潜质,老人们则把自己青年时代的

①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东南端,面积达1.6万平方公里。

景象画在蛋上。在漫长的魁北克冬季，人们都在画画，到耶稣受难日^①那天，大伙就开始藏蛋了。孩子们一旦找到木头蛋，就可以拿去换真正的鸡蛋。或者起码，可以换到巧克力蛋。

“嘿，看这个。”克莱拉在绿地的水塘边上叫道。贝利沃先生和玛德莱娜·法夫罗走上前去。贝利沃先生弯腰去看，瘦长的身子几乎要弯成两截。长草丛里有一窝蛋。

“这是真的蛋。”他笑着拨开周围草丛给玛德莱娜看。

“真美啊。”玛德莱娜说着，便要伸手去摸。

“别。”贝利沃说，“如果你摸了，它们的母亲就不认它们了。”

玛德莱娜缩回手，看着克莱拉爽朗地笑着。虽然她和克莱拉不熟悉，但是克莱拉一直挺喜欢玛德莱娜的。玛德莱娜在这里住了几年，她比克莱拉小，充满朝气，一头黑色短发，棕色双眸充满智慧，是个天生丽质的美人。她总是那么开心，克莱拉心想，这很正常，毕竟玛德莱娜经历了那么多事。

“这些是什么蛋啊？”克莱拉问。

玛德莱娜做了个鬼脸，两手一摊，示意自己也不清楚。

贝利沃先生又以优雅的动作，俯下身去，“太大了，不是鸡蛋。可能是鸭蛋或者是鹅蛋。”

“真有趣。”玛德莱娜说。“这个小家庭在绿地安家了。”她转身问克莱拉，“降神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你要来？”克莱拉又喜又惊。“黑兹尔也来吗？”

“不，她不来。索菲明天早上回家，黑兹尔说她要煮饭，打扫卫生。不过，老实说，”玛德莱娜贼贼地凑过来，说：“我认为，她是怕鬼。贝利沃先生答应要去。”

“我们必须感激黑兹尔的决定。”贝利沃先生说。“她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味的砂锅炖肉。”

这正是黑兹尔的作风，克莱拉心想，总是为他人着想。克莱拉时常担

①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。

心人们会利用黑兹尔的慷慨,特别是她的女儿。但她也知道,这不关自己的事。

“晚餐前还有好多事要做呢,我的朋友。”玛德莱娜爽朗地笑着,拍了拍贝利沃先生的肩膀。老者报以微笑。自从妻子去世后,他就不常笑了。但这会儿他笑了,这让克莱拉又有了一个喜欢玛德莱娜的理由。她看着俩人提着装复活节彩蛋的篮子,走在四月末的阳光里。细柔的日光洒在这对萌生温柔情愫的男女身上。贝利沃先生高而修长,身体略微前倾,步伐显得非常轻盈。

克莱拉直起身子,舒展了一下四十八岁的身体,环顾四周。每个村民都弯着腰,放置彩蛋,好似一片屁股组成的田野。她真想用速写本记录下这一情景。

克莱拉二十五年前大学毕业那会,三松镇根本没什么时髦、有趣的东西吸引她。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人为设计的。相反,这个村子似乎是随着绿地上那三棵松树一起,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。

克莱拉深深吸入芬芳的春日气息,看看远处自己和彼得的家,屋子是由砖头砌成,木质门廊和粗石墙正对着公共绿地。一条小径从他们家的篱笆门,蜿蜒曲折地穿过一些快要开花的苹果树,直通他们家的前门。克莱拉把视线从那儿移开,环顾公共绿地周围其他村民的屋子。三松镇的房子和那里的居民性格一样坚定,都是由周围的环境形成的。它们经受过暴风雨和战争,失落和悲伤。因而这里的人们心地善良,心存怜悯。

克莱拉热爱这里。爱这里的房屋,店铺,村子的草坪,常绿的花园甚至崎岖不平的道路。这里离蒙特利尔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车程,美国边境距此也只是一路之遥,这点她也非常喜欢。但她最爱的,还是那些每个耶稣受难日都为孩子们藏木头蛋的村民们。

今年的复活节在四月底,比往年要晚一些。往年的复活节,难得这样风调雨顺。起码有一次,村民们在复活节的星期日醒来,发现厚厚的春雪盖住了嫩芽和彩蛋。四月往往寒冷刺骨,村民们时不时地躲到奥利维的酒馆里,捧着倒满热苹果酒或热巧克力的杯子,用温暖宜人的杯壁,暖暖冻僵、颤抖的手指。

但是今天却不一样。这个四月天天气很好。耶稣受难日那天阳光明媚，相当暖和。冰雪消融，甚至在化雪较慢的树荫里，也没有积雪留存。青草从地下钻了出来，树木绽放出嫩绿的光晕。三松镇的灵光仿佛变得颇为醒目，如同边缘闪耀着绿色的金色光芒。

郁金香蓄势待发，要从土里钻出来，春天的花儿不久便会开遍绿地。深蓝色的风信子、蓝铃花、风中摇摆的鲜艳水仙花、雪花莲和芬芳的铃兰，为整个小镇带来芬芳和喜悦。

耶稣受难日的小镇充满了泥土的芳香和希望。也许还有一两只蚯蚓。

“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不会去的。”

克莱拉听到有人急促地小声嘀咕着。此时，她正蜷缩着身子，伏在池塘边高高的草丛里。她看不见是谁在那，但她知道，对方就在草丛另一侧。是个女人的声音，说的是法语。但是话语急促不安，克莱拉分不清是谁的声音。

“这只是一个降神会，”一个男人说道。“会很有趣的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这是亵渎神灵。在耶稣受难日搞降神会？”

对话停顿了片刻。克莱拉感到有些不适，不是因为自己在偷听，而是自己的腿开始痉挛。

“别这样，奥迪尔。你又不信教。去了又怎样呢？”

奥迪尔？克莱拉心想。她唯一认识的奥迪尔，是一个叫奥迪尔·蒙马尼的。她是一个……

这个女人又开始小声说：

“每年迎春的严霜和吟虫

将会留下其印记。

还会将愁容留在

婴儿，青年和老人脸上。”

一阵惊人的沉默。

……蹩脚的诗人，克莱拉心想。

奥迪尔吟诗时庄重肃穆，好像诗歌里有言外之意。

“我会照顾好你的。”男人说道。现在克莱拉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了。他就是奥迪尔的男友，吉尔斯·桑德。

“吉尔斯，你为什么这么想去？”

“只是找点乐子罢了。”

“是因为她也在那对吗？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只有克莱拉的双腿在告饶。

“你知道吗，他也会去那的。”奥迪尔强调道。

“谁？”

“你知道是谁，贝利沃先生。”奥迪尔回答。“这件事让我感觉不妙，吉尔斯。”

他们的谈话又停了一会。吉尔斯又开口了，他的声音深沉、平稳，似乎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他的。”

克莱拉早忘了自己的腿，杀死贝利沃先生？谁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杂货店老板从来不少找任何人的钱啊，吉尔斯为何这么恨他呢？

听见两人走远了，克莱拉直起身，痛苦地盯着两人。奥迪尔有着梨形的身材，走起路来略微摇摆。吉尔斯如同一只硕大的泰迪熊，他那标志性的红色胡须从后面望去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克莱拉看了看自己汗涔涔的双手，手里攥着木头复活节彩蛋。鲜艳的颜料流到了手心里。

几天前，加布里在酒馆前张贴告示，说要搞一个降神会，著名的灵媒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要来。当时克莱拉觉得，这是个有趣的主意，现在她完全打消了快意的期待，心头却多了些恐惧。

. . .03

当晚,来的并非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本人。事实上,她压根不是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。

“叫我珍妮吧。”这个长得像老鼠一般的女人站在酒馆的里屋中央,向克莱拉伸出手去。“珍妮·肖韦。”

“你好,肖韦夫人。”克莱拉微笑着握了握那只绵软的手。“对不起,我该叫您?”

“珍妮。”这个女人重复了自己的名字,发出的声音几乎让人听不到。

克莱拉走到加布里跟前,此时加布里正在给来宾端上大盘的熏大马哈鱼。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多了,“要大马哈鱼吗?”加布里把盘子递到克莱拉面前。

“那女人是谁?”克莱拉问道。

“是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,著名的匈牙利灵媒。你没感觉到她的能量吗?”

这时,玛德莱娜和贝利沃先生向克莱拉挥手示意,克莱拉也朝他们挥

了挥手，接着她看了看珍妮，这女人虚弱的好像只要有人喝一声倒彩，就会晕倒在地。“我的确能感觉到些烦人的力量，年轻人。”

加布里·杜博为自己被叫做“年轻人”感到高兴，不知是否要反击。

“那根本不是什么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，她自己也承认了。她叫珍妮什么的。”克莱拉说着，仔细挑了块大马哈鱼，裹进裸麦面包。“你跟我们保证过，说是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。”

“你根本不知道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是谁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她不是。”克莱拉冲那个矮小的中年妇女笑着点点头，后者有点困惑地站在屋子中间。

“如果你知道灵媒就是她，你还会来吗？”加布里用盘子指了指珍妮。一颗刺山柑从盘子上滚落下去，掉在亚洲产的昂贵地毯上。

克莱拉叹了口气，心想，我们怎么从不吃一堑长一智呢。每次加布里的酒馆有旅客上门，他都会搞些奇怪的花样。就像那次，扑克冠军来住店，赢走了我们所有的钱，还有次请来了一个歌手，比起她的声音，露丝简直就是玛利亚·卡拉斯。尽管加布里安排的这些联欢会，对村民们来说已经够可怕了，但对他那些宾馆的住客来说，恐怕要可怕的多，他们不得不娱乐村民，而他们原本只想在乡下过一段安稳日子而已。

克莱拉看到珍妮·肖韦正环顾房间，她用手摩擦着自己的涤纶裤子，对着壁炉上的肖像笑。在克莱拉看来，她就像不存在似的。这倒是种高超的把戏，不过这说明不了，她有多高的通灵能力。克莱拉为她感到难过。说真的，加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

“你当初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是灵媒，她在预约住宿时告诉我的。当然，她不是伊莎多尔·布拉瓦茨基夫人。也不是匈牙利人。但是她确实会占卜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克莱拉起了疑心。“她知道你今晚安排了降神会？”

“嗯，她肯定占卜到这件事情了。”

“人们很快就来了，加布里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对我们？”

“她没事的。瞧她，已经放松下来了。”

莫娜给珍妮拿了一杯白葡萄酒,后者如同喝水一般将酒吞了下去。莫娜抬起头对克莱拉挑了一下眉毛。再多给她喝一些,这个降神会就得由莫娜来办了。

莫娜问珍妮今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内容。“降神会?”珍妮问道。“谁要举办降神会?”

大伙的目光都转到了加布里身上。加布里将托盘小心地放在桌上,走到珍妮的身边,加布里硕大的身躯和他天生的热情洋溢,让处于困惑中的珍妮愈发瑟缩,简直如同晾在衣架上的衣服。克莱拉猜这女人四十岁上下的光景。她那头深棕色的头发,看起来就像自己理的。浅蓝色的眼睛。身上的衣服都是超市的廉价品。克莱拉大半生都是个穷困的艺术家,因此马上看出了这些蛛丝马迹。有那么一瞬,她想知道这女人为何要来三松镇,还花钱住在加布里的旅馆里。住宿条件虽然算不上糟糕,但费用并不便宜。

珍妮从恐惧中恢复了些,但是仍有些茫然。克莱拉想走上前去,伸手搂住这个子矮小的女人,不让她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。她想向珍妮提供些食物,让她洗个热水澡,以及些许善意,这样她可能就会坚强些了。

克莱拉又环顾了房间的四周。彼得干脆拒绝过来,他说这个降神会很荒唐。但是克莱拉走时,他抓住克莱拉的手,毫无必要地多攥了一会儿,叮嘱她务必小心。星光下,克莱拉绕着绿地,朝喜气洋洋的酒馆走去时,不禁笑了起来。彼得被养育成了刻板的圣公会信徒。降神会这类事既让他感到憎恶,也让他感到恐惧。

晚饭后,他俩争执了一会,因为彼得预言说,这是发疯。

“你说我发疯?”明知彼得没有此意,克莱拉依然责问道,因为她爱看到彼得局促不安的样子。彼得抬起长满灰色卷发的头,生气地看着她。他长着鹰钩鼻子,眼睛里透露出智慧,瘦长的身体看上去像银行家,而不是艺术家。但他确实是艺术家。他极度理智,世上任何不可解释的事情他都认为是“发疯”、“愚蠢”或“疯狂”。感情用事是发疯。不过他对克莱拉的爱是例外,这份爱全心全意、无比强烈。

“不是,我说的是那个灵媒发疯,她就是江湖骗子。与死者对话,